

最受当代青年喜欢的
Jing Mei San Wen

精美散文

乡情难忘



共赏精美散文，透过名家笔触，感受唯美。翻开本书的那一瞬间将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享受阅读之乐、感知之乐、人生之乐。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最受当代青年喜欢的精美散文

乡情难忘

主 编：卉 放
编 者：许靖江 张国彦 沈 凌
王小红 包丽珍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情难忘 / 卉放等编.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306-5230-5

I. ①乡… II. ①卉…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7037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960 毫米 1/16 印张 10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0.00 元

前言

写作是语文学习的重要环节,也是考场夺魁的重点。怎样才能写好作文呢?综合平时老师讲的和一些著名作家们总结出的经验,不外乎是要阅读名篇佳作、观察生活中的细节及勤动笔练习,并注意遣词造句、语法等等。但问题是学生课业负担加重,学习压力过大,没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广泛的阅读和练习,这就难免在写作方面丢失自己的优势。

针对学生们存在的这些实际问题,我们委托了有丰富教学经验且在教学一线的老师,从历年出版的《散文》月刊中,精心编选了《仰念大师》《开拓视野》《自然之歌》《域外风情》《青山绿水》《爱国情怀》《科普新知》《生命之歌》《童年忆想》《乡情难忘》《四季之歌》《人物绘像》《议论风生》《友情温馨》《天下民生》《抒情短章》《幽默趣文》《亲情永恒》十八本适合学生阅读与写作的分类散文。

之所以从《散文》中选编,是因为它是专发散文作品的纯文学刊物,文章大多短小精炼,适合学生学习;再是许多著名作家和大批优秀散文作家都曾在《散文》发表过文章,均适合学生借鉴和模仿;再是《散文》的文章题材广泛,贴近生活、实用,解决了广大学生的接触社会少、生活面窄、写作题材少的问题。

本套书题材广泛,有记叙亲情友情的,有描绘祖国山川的,有议论世间百态的,有摹写人物影像的。每册都是按照专题选编,基本涵盖了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这从各册书名就可以看出。这可以引导

青年读者朋友尤其是学生贴近生活,观察生活,在行文写作中明确写作主题,简便迅速快捷地找出写作素材,以锻炼、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和水平。

本套书分类明晰,像叙事类的《仰念大师》《童年忆想》;写景类的《青山绿水》;抒情类的《抒情短章》《爱国情怀》;议论类的《议论风生》;写人类的《人物绘像》,还有《科普新知》《幽默趣文》其他类别。在《亲情永恒》册里又分母爱篇、父爱篇,祖孙情、家人情、夫妻情、手足情、亲戚情等。《四季之歌》册里又分春之歌、夏之歌、秋之歌、冬之歌等;《人物绘像》册里又分劳动者群像、知识者群像、女性群像、老人素描、孩子小像等,使之按类查找方便快捷,基本上囊括了写作、摹写、练习的各个方面。在每篇文章中,还用色块标出了精彩句子,学生翻阅、检索起来非常方便。

由于本书编选的范围比较广,不但适用于初、高中生,对于一般大学生和喜好写作的读者也非常实用。

因本书的文章都是在《散文》月刊上发表过的,此次选编时,对所选文章的作(译)者都已寄发过稿件征询信,大部分作(译)者都有回复。但由于《散文》发刊30年,时间跨度大,且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信件被退回。如该文章的作(译)者看到此书后,请与百花文艺出版社联系。敬希谅解。

编 者

目 录

contents

乡土情	庄东贤 / 1
乡思	张秋实 / 4
乡愁	(新加坡)康 桥 / 7
乡情	(香港)林 涌 / 9
关于家园	凸 凹 / 12
羁旅家思	龚仲达 / 16
乡里旧闻(节选)	孙 犁 / 19
彩色的乡情	冯恩昌 / 21
乡情,飘荡在金风中	赵 敏 / 24
没有故乡的人是不幸的	阮殿文 / 28
那片桑梓	谢明洲 / 30
逝去的与未逝的	马爱平 / 34
请陪我回家乡走一遭	罗强烈 / 38
望月	斯 好 / 42
望月	俞俭宝 / 45
请伸开手臂	(藏族)白玛娜珍 / 47
到石码去	舒 婷 / 49
无言	罗 丹 / 52
种荷	萧红涛 / 54
江声	赵 檐 / 56
土 悟	李秀山 / 59
小庄夜归	王剑冰 / 61
伞的故事(节选)	张志宏 / 64
桃花溪的记忆	丘 峰 / 66
梦乡小语	刘 茜 / 70

村庄的声音	海 叶 / 73
气味	吴梦川 / 76
记忆或现场(节选)	李汉荣 / 78
紫苜蓿与山杏	谢明洲 / 80
父亲·故乡·地之灵	刘如溪 / 82
害怕回乡	刘志坚 / 85
红土	邹 零 / 87
澜沧·无量	成 金 / 91
故园(节选)	张俊纶 / 93
叶叶是乡愁	刘诚龙 / 96
听风景	鲍 凤 / 99
故乡的风水树	王 仲 / 101
牡蛎情	理 荒 / 103
屋檐	陶正洲 / 105
金色的阿勒泰	(回族)尤素甫·阿尔萨 / 107
故乡的红头船	秦 牧 / 110
故乡的黄梅戏	王静平 / 114
山乡夜戏	孙云航 韩书民 / 117
菱乡村夜	李武兵 / 119
小路	汪征鲁 / 123
小路弯弯	刘新宇 / 126
老屋雪夜	唐家华 / 129
故乡的孩子们	淡 墨 / 130
柿孩子散记	邢思洁 / 133
井边乌桕树	刘志坚 / 137
春蚕赋	王跃生 / 140
故乡溪里鳊鱼肥	叶志坚 / 143
荨麻——故乡的绿云	(蒙古族)董 干 / 147
姑苏灯船	张秋实 / 149
故乡的石板路	肖 洁 / 152

■ 乡土情 / 庄东贤

大概是六二年吧,那时我正在上大学。有一天,突然接到父亲从菲律宾寄来的一封厚厚的信。父亲平时是很少给我写信的。难得来一封信,也是寥寥数笔,把要说的事一说明白了就是。诸如:“目前供给你的学费计人民币两百元整。收妥后望即来信。”他在外经商,东奔西走,忙忙碌碌。这也是能理解的。

这封信却有三页纸。说的全是我母亲的事。父亲自从抗战胜利后回家住了两三个月,一直不曾回来过。一别十六年,母亲才经香港到菲律宾与他会面。记得母亲启程时,我到华侨大厦送她。她是喜气洋洋、兴高采烈的。

父亲在信中详细介绍了侨居地的生活情况。比起困难时期的国内,自然优越得多了。可是,令父亲不解的是,母亲才住了半年,就三番五次提出要回老家了。父亲和大二哥再三挽留,都没能使她改变主意。父亲在信中奚落她“命贱”、“有福不会享”云云。还隐隐约约有一层意思,要我也写信去劝劝她……

我心想,母亲会不会因为国内只留下我一个人就不放心呢?我是她的“尾仔儿”。家乡有一句俗话,“父母疼尾仔”。何况我自幼与她相依为命。我长大后每当要离家上学去,她总是眼眶红,吃不下饭。她大概是惦记我了。于是我便写了一封措词恳切的信,把我在国内求学的情况告诉她,要她放心。我还对她说,出去一趟很不容易的,起码也得等一年的住期满后,才回故乡来……

从学校寄往父亲那里的信,单程要十天。当这封信还在途中的时候,我就收到在香港的嫂嫂发来的电报,言母亲于某月某日某时启程返里,要我先期到华侨大厦接她去。我只好向学校请假回家乡了。

我又看到离开半年多的母亲了。她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她那红黑的脸孔变白变嫩了，穿着也颇为“洋气”起来。她就像要出洋时那样，喜气洋洋、兴高采烈地从大客车上走下来。脖子上挂着个皮夹子，手上拎着个有提手的钢精锅。皮夹子里除了装着她的各种证件之外，还有一副在香港为我配好的眼镜，是黑框镀金脚架的，很洋。那钢精锅里装的却是红烧肉——那年头，真是“三年不知肉味”呀！她告诉我，其余的行李，全都托运了。可见我的眼镜和那钢精锅红烧肉，她是看得很贵重的。

我们从华侨大厦租了一辆小车，载着行李回家去。母亲情绪很好，沿途滔滔不绝地向我谈着父亲和大二哥的情况。他们在外经营着汽车零件商店，起早摸黑，十分忙碌。“外面的钱也不是容易挣来的呀，也是要用血汗去换的！”母亲这样对我说。

“妈，那你为什么不在父亲那里多住一些日子呢？”我装着漫不经心地问道。

母亲看了我一眼，大概一时也不容易说清楚，想了一会儿，才说道：“你父亲和大二哥都对我很好。山珍海味，巴不得我能多吃些。可我呢，不识字，看书看报看电影，全沾不上边。洗衣做饭的活儿，店里早就雇了一个女佣人帮忙，我也插不上手。你亲兄是叫我去享福的，自然也不会让我去干这种事。你说我整天做什么呢！就坐在阳台上，等着吃三餐饭！手脚闲得快生锈了。这种日子，说得不好听一点，就像过地狱！”她顿了一下，笑咪咪地望着我，似乎在问我能否理解她的话？

我点点头。

她又接着说：“你父兄的身体很好，外面的情况也好。我就放心了，没有什么可牵挂了。俗话说，‘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己的土窝窝’，还是回老家好！”

到了家，我忙着打扫房子。一转眼，母亲不知到哪儿去了。我把房子收拾好后，走出大门。一眼看到在庭院角落边的那块菜园地里，母亲蹲在地上，双手拔着杂草。我走了过去，她仰起头笑着对

我说：“你看，才去半年多，这菜园子就荒成这样子了！”

这块不到一分的菜园，原先母亲种了不少瓜果菜蔬。我们那地方，瓜果菜蔬一向贱得很。即是困难时期，集市上一斤小白菜仍然只要几分钱。母亲在家的時候，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经营这块小菜园上。每天浇水施肥，灭虫除草，像照顾婴孩似的那样专心。园子里的时令菜蔬终年不断，长得水灵灵、活鲜鲜，谁见了谁称赞。母亲一个人在家，菜园子里出产的东西，自然吃不完。遇到人家称赞这菜园子，她总要摘下一把时鲜塞给他们。村里的老伴们找她聊天，她都要把人家带到菜园子前显耀一番。难怪人家都说这菜园子，就像在她身边的“尾仔儿”了。

第二天一早，我还在熟睡的时候，母亲就来把我摇醒了。她要我到集镇上，找那个老主顾老王头买瓜苗菜子去。还叫我带上几样洋货送给他。我按着她的吩咐，把各种瓜苗菜子如数买回来了。母亲穿着一身洋气十足的衣裳，挑水浇地，挥锄整畦。我要帮忙，她却不让。说我是读书人，干不来。她自个儿干利索。果然，一会儿工夫， she 就把菜畦整出来了。畦畦有棱有角，平展展的。菜园子又恢复它原来的风貌了。

此后，母亲又按着原来的轨道开始生活了。经管菜园，煮饭洗衣服，喂鸡养鸭……得闲时，双手交叉在背后，悠然自得地串门找老伴们聊天叙家常去。她早睡早起。日子过得自由自在，舒舒服服……

我回学校后，便把母亲回家后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写信告诉父亲。这回他倒是很快就回信了。我记得他的信上这样说：“……世間上，除了夫妻之情，母子之情外，大概还有一种乡土情吧？等我老了，或许我也会回到故里和你母亲经营那块菜园子……”

父亲终究未能实现自己的诺言。他因脑溢血不幸在外去世。大二哥按照家乡的风俗，千里迢迢把他的“魂”引归故里。母亲呢，如今依旧生活在她的“草窝窝”里。虽说已经七十开外，身体却还硬朗。她经营的那块菜园子，菜蔬瓜果，依旧是那样葱绿，那样茂盛，那样引人称赞不已……

乡 思 / 张秋实

乡思像一缕牵衣的晨雾；

乡思像一根无形的丝线；

乡思像一根没有尽头的小路，无论我走到哪里，它总伴我一同前行，山，隔不断；水，剪不断；一头系着故乡，一头系着游子的心。乡思，又像隔年的老酒，越长久就越浓烈，久居异乡的游子，体味得也许更深切。

四年前，我是带着孩子般的天真离开故乡的。人们都说：童心没有悲伤。是的，因为童心既没有羁绊，也没有设防。挎过青草篮子的我，疲倦了，老想离开故土去远方。我拿着迟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急如星火地上了汽车，上了火车，上了大轮，过了长江。当我真正步入异乡的时候，我突然想家了。异乡的声音使我感到孤独陌生，异地的一切，给我添上了一层寂寞和惆怅。学校的专车把我们从码头接到鸠江饭店，我知道明天还要去康夏路车站乘火车，还要向东南行，我叹了口气。晚饭也不想吃，在一个靠窗的床位上一头倒下了。对月难眠啊，我呆呆地望着悬挂在空中的玉盘，满床的月光是留不住的，随着乡思西坠了。我不知是因为江边的潮汐大，还是什么原因，我总觉得异乡的月是朦朦胧胧的，真真没有故乡的明。我知道这只是我的一个错觉，但愿这个错觉永远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吧。

生性爱清静的我，每逢节假日，便无处可去了，教室是我排遣乡愁的好地方。看书，习作。累了，倦了，就轻轻地推开窗子，听听

那淙淙的山溪,听听那阵阵的松涛,听听那婉转的鸟音。在那秀丽的麻姑山麓里,唯一可以慰藉我的,是那深一声浅一声的鹧鸪声,深深的山谷里,抛下了它那不灭的心音。每到傍晚暮色四合,水牛归来的时刻,一个人独立崖畔,或在山涧边踽踽而行,也很有情趣,深山闻鹧鸪,有一种特别的韵味:“苦——噢!”“苦——熬!”多惊心啊!我情不自禁地流泪了。鹧鸪声声,翻动着我刚沉淀的乡愁,啊,鹧鸪知道我的心。

是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而生活却是艰苦的。记得我每次回乡探亲时,祖母不也像鹧鸪这样劝慰过我吗?

夜深了,月光下的我在山涧边徜徉着,是谁在涧边吹那凄凉的洞箫呢?呜呜咽咽的,他也想家么?或许他有更伤心的事吧?不!肯定是思乡怀旧,你瞧,月光下,他吹皱了一涧愁波,愁丝从他那带泪的洞箫眼上扯得满山满谷,拖着风,缠着月。我的乡思和那呜咽的洞箫声交织在一起了,在月光下伸长,在月光下蔓延,在月光下滋长……

枕着异乡的山,常做思乡的梦。

在异乡的我,偶尔听到熟悉的乡音,总三番五次地向他们询问着故乡的消息。“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他们脸上露出的笑容减少了我的忧虑。我常从报纸上寻找着故乡的消息。每当故乡取得每一点成就,远居在异乡的我,总感到无限地欣慰。

人人都说江南好。异乡好,毕竟是异乡啊。他乡的山再清,水再碧,地再灵,人再秀,也移不走我对故乡的一片深情。《北国之春》那低回婉转的曲调,我不知听了多少遍,我的心灵与那乐曲一起颤抖。我噙着泪水,静静地回味着,品嚼着,乡思,真像一颗橄榄果,有的甜,有的酸,有的咸,怎么也品不透。故乡啊,我的故乡,何时能回你怀中?

啊,故乡,水一样的柔情;梦一样的温存;云一样的迷惘……童年的回忆,少年的足迹,熟悉的乡音,都簇拥着向我走来。故乡啊,

你还记得我么？没有人能了解我的寂寞，没有人能了解我的沉郁，我将寂寞和沉郁，都装在乡思的大盒子里了。

乡心，像飘落的雨丝，把一切都打湿了，芭蕉，信笺，衣襟，还有我那思绪的翅膀。我常把心事诉于星，诉于月，诉于云，有时图个爽快，我就把乡思托付于那无家可归的风，我曾请它捎去过我的乡情。乡情是那么浓重，谁知道它能驮得动吗？故乡啊，你听到了么？你听到我那细细的絮语了么？

一日离家，一日深；离家天天念母亲。转眼冬天到了。江南的冬，真奇特，她像一只倦疲的候鸟，慢慢地飞来了。我早就盼着冬天快快到来，寒假一到，合家团圆的天伦之乐就近在眼前了。

游子的乡思，是割不断的流水；游子的记忆是乡愁的种子。寂寞不得啊，一寂寞，那乡思便伴着乡愁在我心里萌芽……

离乡四年，魂牵梦绕，西望故里，山水相隔。每当夜深阑干，鸡鸣枕上时，乡思便伴着失眠一起醒来；有时子夜清雨三两滴，乡思便又伴着那清晰的雨声，滴滴嗒嗒到天明。

乡思像月下的乳白色，铺天盖地；

乡思像拂晓的鸡啼声，彼落此起；

乡思像石条街上的车轮，无时无刻不在碾轧着游子那脆弱的心。……



■ 乡 愁 / (新加坡)康 桥

客居的人遇到“家”字都会流泪,确实有点儿恐惧!

乡愁是一种想包包不住,想藏藏不了的东西,就像爱情和咳嗽一模一样。

乡愁是一只善吻而敏感的舌头,它有辨别味道的特异功能,它会通过气氛来辨别,寻寻觅觅游子情绪中那一条易结不断的线,只要您不小心徘徊在一场秋雨中或披着一路的清辉!

乡愁是一种辞海中查不出的刑具,它会烧炙你,也会鞭抽你、搓揉你;她会叫醒你又会灌醉你,使你防不得也逃不脱。

皓月升起、清风微拂,总会撩拨着游子的凄凄胸臆。望月而涌上心头的愁绪成诗成词自古到今汗牛充栋。因此徐志摩会说,“月光呀!你是失望儿的乳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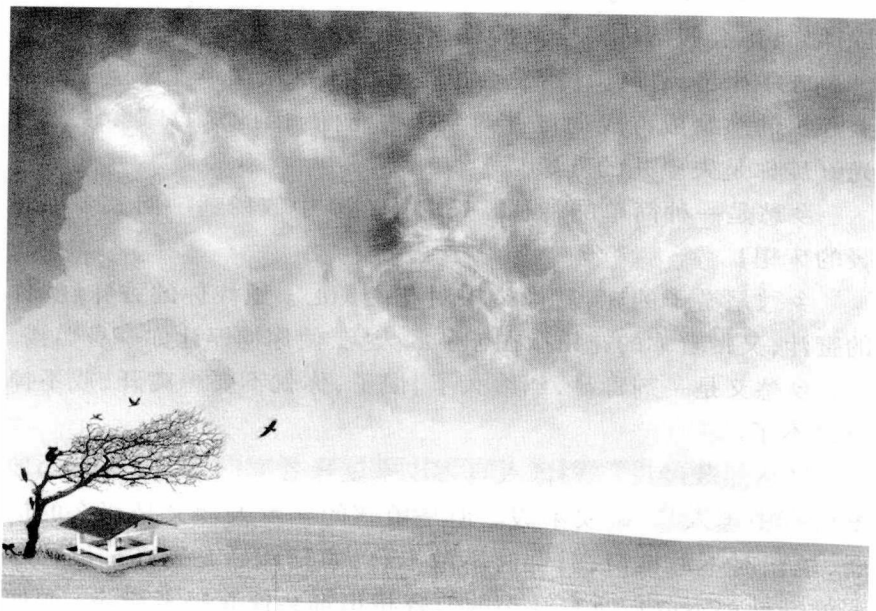
乡愁是一种简单的神往,只求能在梦中依稀睡一回家乡那暖暖的床榻!

乡愁是游子的魂,就像蝴蝶对花的痴心。她找你的香味、吮你的蜜汁,又带着你的花粉撒在你梦的天空,使你憔悴让你一身褴褛。

乡愁又是一剂毒品,纠缠久了、惯了,你就不要想离开,戒不掉也逃不了。

许达然曾经说:“中国人亘古以来就噪着要回家,有乡思的地方就有中国人。”确实不假。但是敏感的异乡人却又是那么的懦弱,落雨时不敢推窗,月圆时不敢出户,家信阅后是塞在抽屉的最深处翻动都不敢!所有微小的似曾相识都会使我愁絮纷飞,而何

以解忧呢？余光中说斟半杯白兰地就能一枕如舟，解开愁乡之缆。而我何曾不想也好好醉他一回，只憾我不知哪种牌号的白兰地。而且酒醒之后还有那一堆等待收拾的空空的酒瓶和那堆等待收拾的空空心情！为此始终不能考证余老的那一番酒功夫，只好依旧在不该开窗的时候开窗，不该出户的时候出户，不该重温家信的时候却去翻读十来回，流满纸晶莹透剔的泪并写一篇叫《乡愁》的文章！



乡情 / (香港)林 涓

山

远处,小山连绵起伏;眼前,浓黑的土地散放着泥土的芬香。那条蜿蜒地从山脚到山顶的石径,留下我童年的脚印,脚印从低到高,从乱到稳地走向山顶,要走向生命向往的高峰。

我们这一群“疯癫”的孩童,在山顶一个空旷的草地上不断地跳呀、叫呀的玩乐,偶尔还对着远处的高峰大喊:“喂,1·2·3……3·2·1”于是从群峰那边传来了一阵清晰的回音。正当大家欣赏着回音的时候,我却不留神地因跳乐从山顶滚下了山坡,像一只失落的圆球……引起同伴们惊惶失措。幸好山坡没有大石,只有尺来高的乱草,当我从山脚爬起,只觉一阵晕眩。定睛一看,才知道手脚都擦伤了。这时候,一种自尊而又掺有自卑的感情涌上了心头,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我又沿着山径一步步地再爬登山顶,是的,我不能当一个灰溜溜的失败者。

秋天来了,我们又再登山,在山上割下枯干的草木,用草绳一捆,然后以扁担一挑,哼着小调,一队队摇摇摆摆的沿着那三十六弯的羊肠小道走回来,到了山泉边休息,喝一口泉水,听听山坡牧童吹树叶子发出悠然的哨声,什么疲倦都忘记了。

结束了童年生活,漂流在外,几十年过去了,追忆故乡的山,想来依旧屹立在村旁。故乡的山,是锻炼我勇敢的摇篮。在记忆里,

故乡山上，丛丛的草木，潺潺的泉水，险峻的山坡，只剩下依稀的影子了。可是，在我的人生历程上，却留下难磨灭的一段经验——摔过跤，又爬起来，它成了我走人生长途最宝贵的经验。

水

在我的怀念中，故乡的水是一首诗篇。村前的小溪弯弯曲曲，沿着榕树自东向西，溪水清澈得可见到各种鹅卵石子。阳光下的小溪像一条银色的白带，绕着村庄，溪边有村妇在洗衣，有孩童拿着竹箕在溪边草丛捞鱼虾。在夜晚的星空下，那溪水的涓涓声随轻风飘来，仿佛在低诉宇宙的秘密。溪水给村庄增添了不少诗情画意。

溪前是一块块碧绿的草地，溪后是一幢幢的平房，**小溪的水永不枯干，它像是生命的源泉，润着故乡的人，润着故乡的地。**

当我回到故乡，走到小溪旁的时候，我从溪水里仿佛见到我童年时的倒影。但是，溪旁却站着一个流落异乡的年过半百的港客。于是我不能不发出一声叹息：“逝者如斯夫！”

人

我常常在梦中，回到可爱的故乡。故乡的人，世代务农，当春雷一声，万物苏醒的时候，田野上一块块的水田，也正是播种的时候，田埂上是一队队挑秧苗的村民，水田上一群群村童在拾从水田钻出的蚯蚓，那又肥又长的像小蛇一样的蚯蚓，我不敢触及，只用竹筷夹起，装入铁罐带回喂给鸭子吃。

夏天到了，男的抹着涔涔的汗水在灌溉，除虫，四嫂和村妇背着孩子在树荫下摘花生。花生除上交外，留下的煮熟晒干，便成了家乡的特产——“咸脆花生”。当秋老虎来时，眼望一片片金黄的